

智慧之城

蒋子龙

天下谁人不识隆中? 隆中者, 高亮也, “行其上空空然有声!” 诸葛亮身在隆中却知天下。隆中在襄阳, 而襄阳, 是中国的隆中。

山南水北谓之“阳”, 襄水之阳, 上流门户。“北通汝洛, 西带秦蜀, 南遮湖广, 东瞰吴越……天下要领, 襄阳实握之。”天然的地理优势, 决定了立城两千八百余年的襄阳, 是兵家必争之要隘。比如一部“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三国史, 便起于斯, 终于斯。而古人的智慧, 甚至可以说中国人的智慧, 又多体现在用兵和称王争霸上。

襄阳以南, 群山绵延, 远接昆仑; 以北则汉水萦绕, 汇通云汉, 直是龙盘虎踞, 帝王选兴之地。自“文王之师”, 其著述为“诸子最先者”的鬻熊, “筲路蓝缕, 以启山林”地在此举楚立国, 襄阳便成为荆楚文化的发源地。仅春秋战国就产生了十二代楚王, 其中尤以楚庄王的智慧最为突出。他生逢乱世, 以玩世不恭自保和掩护, 以静制动, “以感辨奸”, 创造了“三年不飞, 一鸣冲天; 三年不鸣, 一鸣惊人”的佳话。最终北上争雄, 问鼎中原, 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后来还有布衣起兵、骑牛上阵的刘秀, 关键一战, 智勇双绝, 以少胜多, 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兵灾战祸和社会动荡, 面对断壁残垣、江山破碎, 他立策精简结构, 休养生息, 创造了“光武中兴之伟业”, 被推崇为中国历

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皇帝。此后又从襄阳走出了七八位帝王, 包括借助“卧龙”诸葛亮的智慧称帝的刘备, 以及文学成就大于政治成就的梁简文帝萧纲……可见襄阳能够成为“龙兴之地”, 更重要的因素是“哲夫成城”。

——襄阳原是“智慧之城”。震古烁今的大智, 已被民间尊为“智圣”的诸葛亮孔明, 就无须多说了, 与他齐名的还有“凤雏”庞统; 孔明之师、出入凡圣又绝不入仕的大智庞德公; 在《全唐诗》里占据二百首的“孟襄阳”孟浩然; 个性怪异、举止癫狂, 跟石头称兄道弟的米芾“米襄阳”; 还有初唐五律奠基人杜审言、大唐名相张柬之、有着“光辉的锋芒”的思想家皮日休等等, 乃至更早的卞和, 断双足而献璞玉, 成就了“和氏璧”的传奇。总之, 或圣或仙或奇或怪, 都不是智慧的闪现。

智慧之城, 盛产智慧, 在襄阳的大街上, 随便碰到一个人, 都有可能是怀奇才绝技的智者。

然而, 我再一再二地来襄阳, 却并不是单为追慕古人。强烈调动我好奇心的, 是现代襄阳如何与古人的智慧对接? 每次来都受益不同, 这次感触最深、最令我叹服, 襄阳是贯穿中国六千三百公里长的“长江流域第一个年产亿吨粮食的大市”!

这才是“智慧襄阳”的头等大事。

在耕地日益减少, 土质污染、板结日趋严重的今天, 再加以对转基因农作物的争议所带来的大面积焦虑不安, 人们越发相信“家有余粮, 心里不慌”的古训。现代社会发达的先决条件, 是有充裕安全的食物。尽人皆知, 世界头号发达国家, 同时又是全球第一产粮大国。

“产粮百亿吨”这一个指标, 说明了许多问题, “田禾三千畴”“汉水百里绿色走廊”……至少证明襄阳的整体生态环境, 还对得起“楚地之魂”——鬻熊当年的选择。无论到什么时候, 成就千年智慧之城的大地山川, 才是襄阳的根基。在中国, 襄阳还算不上一类大城市, 因为产粮百亿吨, 就被尊为“大市”!

根基大, 就是平台大。于是, 襄阳的大智慧还结出了许多大的硕果: 亚洲最大、全国唯一的航空救生设备制造基地, 亚洲最大的中重型轿车生产企业、亚洲最大的千亿级军民融合产业……亚洲包括发达国家日本、新加坡和俄罗斯的一部分。若只是“大”, 便不足为奇, 重要的是这些企业的性质: 高端装备制造、航天科技、现代兵器、新能源新材料、核工业集团下属的十七家企业都在襄阳……我此次来襄阳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号: “中国新能源汽车之都。”真是“智者不露相”。工业园的人习惯将襄阳产品称作“襄阳智造”, 而不是“襄阳制造”。襄阳有五十八家“中国院士

工作站”, 不管如何议论, 院士们总还是个高智商的群体, 他们为什么都一窝蜂地到襄阳来?

——智慧吸引智慧。我在博亚精工设备公司整洁敞亮的大车间里采访, 久久不想离去。和年轻的工人交谈, 观摩他们的操作……因在重型机械厂工作过二十五年, 我管理的车间里也有机修和粗加工工段, 对车钳铣刨知道一点皮毛, 数控机床也见得多了, 却没见过带门的机床。博亚的工人一人操作三台机床, 在电脑上调好尺寸以后, 便将机床的铁门一关就不管了。机床在运转的时候竟然谢绝人的操作, 想旁观都不行。他们正在加工“万向节”(轴), 类似人的脖子, 凡是转动的地方都离不开它, 诸如坦克、大炮、轮船、飞机、火车等等。车间里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机床, 给人以神秘感。工人不多, 我竟觉得他们一个个都像小诸葛亮, 是在从事一种智力活动, 不禁想起孔明在借东风时装神弄鬼的样子。

但是, 博亚公司的车间, 却让我感到亲切、新奇, 油然而生出一种欣慰和振奋之感。“智慧之城”, 果然能给襄阳或知道襄阳的人以精神滋润, 甚至提供一种希望、一种力量。那么天下还有不知道襄阳的人吗? 世事烦乱, 芸芸众生, 智慧最为难得, 智慧

名家新作

秋到青海湖

宾阳

冬天来临之前, 我上了趟青藏高原。那是我神往的地方。也许, 青藏高原就是上帝遗落人间的调色板, 在斑斓的色彩之中, 青海湖闪亮夺目。

青海省的地图像一只兔子, 青海湖就是兔子的眼睛。二郎剑是青海湖历史最久远的码头, 我决定到那里去感受这双眼睛的明净。

从西宁出发, 走青藏公路, 向西翻过海拔三千五百二十米的日月山口, 离二郎剑码头不到一小时车程。路, 弯弯曲曲; 车, 摇摇晃晃; 乘车的人不知不觉已进入了梦乡。翻过一个不知名的山坳, 一道深蓝的光从远方扑面而来, 把大脑皮层的细胞一一唤醒。慢慢地, 光线不断变大, 最后竟变成一块硕大无比的蓝宝石, 浩浩渺渺, 把周围的风景尽收眼底。这个时候, 人是渺小的。在蓝天、白云、雪山、草原、牛羊、帐篷、经幡的衬托下, 来客瞬间进入了童话的世界。这是天堂吗, 不然, 哪有如此美丽的地方?

我看到了青海湖, 但还是很远。驱车要翻过几座相对矮一点的山头, 还有满目金黄的辽阔草原。

“中国最美湖泊”“西天瑶池”“高原明珠”……尽管不是第一次来, 没想到还是如此震撼。

青海湖, 藏语名为“措温布”, 意为“青色的海”, 由祁连山脉的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形成。科学家发现, 青海湖最早形成可以追溯到两万年以前, 无论从面积和水量上看, 青海湖都比大名鼎鼎的五大淡水湖高出许多, 尤其是水量, 五大淡水湖的水量之和还不及青海湖。

青海湖的博大是惊人的。边塞诗人王昌龄感叹“烽火城西百尺楼, 黄昏独坐海风秋”, 湖就是海, 湖面上的风就是海风。史料记载, 北魏时青海湖的周长号称千里, 至二〇一五年, 青海湖湖水面积为四千四百三十二点三二平方公里, 是太湖的两倍。

二〇一二年, 青海湖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之首, 评语认为, 草原的优美、海的浩瀚与湖的沉静交织在一起, 成就了青海湖的博大之美。

然而,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 青海湖的博大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科学家发现, 一九〇八年到一九八六年, 青海湖年平均水面下降十厘米。水位下降、湖面缩小的原因一方面是气候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截留入湖河流引水灌溉。因人类活动造成的青海湖水量亏欠达百分之二十五。

除了博大雄浑, 青海湖还有许多迷人之处, 比如它的清澈, 它的湛蓝。在二郎剑码头, 我久久注视着湖水, 靠岸边的地方, 水下了一颗颗鹅卵石面上淡淡的藻类清晰可见, 游来游去的小鱼逍遥自在, 甚至可以数清鱼翅那柔软的细骨。

如果说水的清澈程度, 科学上是用透明度来衡量的。在我国, 透明度最大的湖泊是西藏的纳木错, 透明度十六米, 青藏高原的湖泊主要依靠高山融雪补给, 湖中悬浮颗粒物少、

水深度大, 湖水透明度居全国之冠。最近十年, 青海湖湖水透明度在八米至十米。长江中下游和北部黄淮海平原上的湖泊, 河湖相通, 泥沙输入, 风浪扰动, 湖水透明度偏低, 一般都在零点五米以下。有些浑浊的浅水湖, 透明度不足零点一米。

清澈透明的青海湖就在我的眼前, 琉璃万顷, 晶莹剔透, 一尘不染, 水天一色。高原的蓝天是纯粹的, 事实上, 高原湖泊的蓝有过之而无不及。青海湖就是这样, 我从没见过如此湛蓝的湖色, 纯纯的, 厚厚的, 柔柔的, 让人有一种被拥入怀中的感觉。小时候, 我不开心就投入祖母的怀抱, 那种亲切无比温暖。青海湖就如祖母, 是那样平静安详。

青海湖的美是原始的、质朴的, 不事雕琢的自然之美。有人说, 青海湖的美在于水, 清澈、透明、蔚蓝、博大, 让人陶醉身心、净化心灵。

有人说, 青海湖的美在于雪山、草原、沙漠, 它们以各自的姿态呵护着青海湖, 装扮着青海湖。

有人说, 青海湖的美在于无数的鸟类、湟鱼, 还有牛羊, 它们让平静的青海湖变得动感, 生机四溢。

有人说, 青海湖的美在于它的历史和故事, 千万年生命的神秘历程, 见证了金戈铁马的战争、茶马互市的喧嚣、汉藏民族的交往。

在我看来, 青海湖的美是一个综合体, 各个部分, 不同季节, 相辅相成, 交相辉映。青海湖处处是风景, 时时有湿地。它集雪山、草原、湖泊、河流、荒漠、沙漠等风光于一身, 神奇瑰丽, 美妙绝伦。同时,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久远的历史年代让它插上文化的翅膀, 写满传奇的故事。比如, 宋东西竺取经、“诗圣”杜甫避乱、文成公主吐蕃和亲、王洛宾情定大草原……每一个都扣人心弦。

我伫立湖畔凝望, 深感自然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在时间和空间面前, 人类和自然界很多事物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从这个角度而言, “宠辱不惊, 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望天空云卷云舒”的哲学意味就很容易理解了。确实, 功名利禄、荣辱得失算不了什么, 人生何必在乎太多。然而, 万物都是有生命的, 从起点到终点, 这就是生命的历程。尽管终点都是消失于宇宙, 但重要的不是结果, 是过程。生命的长短是相对的, 不同的过程会缔造出不一样的精彩。

得不得行, 跌跌撞撞站在田埂上指指点点。打深沟、排水、晒田, 爷爷嘟囔着。分田到户, 家家户户都起早摸黑, 生怕自己的庄稼落于人后, 那是很丢人的事。爷爷年轻时是全村公认的庄稼把式, 现在年纪大了, 只有站在田埂上指挥的份儿。

谁知道, 就在这节骨眼儿上, 稻飞虱蜂拥而来, 它们成群成群地飞来, 黑压压一大片, 防也防不住, 一夜之间, 稻叶被吃得一片灰白。母亲为这个星期的背米发起愁来, 兄妹五人, 就有三个要背米上学, 我们知道母亲的不易, 好在一切的艰难都已成为过去……

月光皎洁。此时黄梅调的哼唱在园子深处高高低低、短短长长, 二胡曲欢快, 一个孩子抱着书, 匆匆走在林间道上, 仿佛幼年时我的身影。

鸟儿在游园林下轻眠, 听到动静, “嗖”地飞起来, 舞起一团黑影在树顶盘旋。风过林梢, 我听到了鸟的呢喃。暑退九霄净, 秋澄万景清。唐代刘禹锡在这样的秋日胸怀万里, 阳光满堂。他听到了床上的鸟语吗?

今夜, 一地流淌的月光。

朝花夕拾

茶园秦韵

朱佩君

在茶园子里唱秦腔, 是一九九六年的事情了。记得那是刚从马来西亚回到西安, 闲来无事, 那日游走在南城脚下, 真留恋那时候的“曼妙”身材, 一米六七的个子, 一百零三斤的体重, 脚蹬三十七码白色高跟鞋, 身穿卡腰韩版的女装小倩裙, 悠闲自在地浏览着周边的风景。城河边围着一群人在起哄, 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两个老人在下象棋, 我也跟着看起热闹来。不一会儿, 忽然一阵熟悉的秦腔曲牌响起, 围观的人纷纷向前涌去, 我也好奇地跟在后面, 哦, 原来这里是要唱戏啊! 我在摆好的一排排折叠椅上选择了一个座位, 认真地欣赏起来。这时一位中年女子走了过来, 将手中的一个本子递给我说: “十块钱点一段, 这上边是演员的名字和唱段, 请问你点谁唱?” “嘿嘿, 有意思! 我翻看了一下问道: “我点我自己唱行不?” 女人有些诧异, 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笑着点头说: “行啊, 这一段唱完就安排你唱!” 过了一会儿, 台上的主持人说: “下面由我们现场尊贵的客人朱女士为大家演唱一段《西湖山水还依旧》。”我走上了简易的舞台, “打……”, 鼓师板一起, 乐队跟着响动了。此时,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我又仿佛回到少年学戏的那些日子, 我发自肺腑、一板一眼地唱起了久违的秦腔。“王老板搭红两条……李老板搭红三条……”主持人不断喊着, 随即有人上台往我身上披红挂彩, 我一时忘了唱词, 还是乐队挂彩, 连忙起了个二范, 提醒了我, 我终于酣畅淋漓地唱完了,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正欲转身离去, 老板喊道: “朱女士, 等一下, 把账结了再走。”只见他从“买红”的桌子旁向我走过来, “二十五块钱, 你拿着,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听老板介绍我才知道, 原来开茶园子是老板租场地, 负责乐队费用, 演员唱戏、观众搭红, 十元一条的“买红”钱老板与演员五五分成。我演唱时搭红五条, 所以得到了二十五元的分红。这种新颖的形式让我很惊奇, 也很享受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个瞬间, “分红钱给辛苦的乐队老师吧。”我真诚地对老板说。第二天吃罢晚饭, 我又如约来到了城墙边的戏台。

不知不觉, 类似的茶园子在古城悄然兴起, 如雨后春笋般遍布西安的角角落落。夜幕低垂, 秦腔响亮的唱腔回荡在大街小巷。“雄鸡一唱天下白, 秦腔一吼九州动。”秦腔, 像是秦岭发出的呐喊, 像自黄河东去的咆哮, 是每个秦人发自心灵深处、发自肝胆、发自肺腑的一声吼, 带着浓浓的秦风秦韵, 吼出五千年文明、八百里秦川的精气神。秦腔这一声吼, 百转千回, 九曲回肠, 点亮了秦人的心火, 响彻了长安城的夜空……

那时候许多区剧团少有演出活动, 热爱秦腔的人们一时没了舞台, 便蜂拥而入西安, 有的从区县来, 有的甚至从甘肃、新疆、青海、宁夏来, 也有爱好秦腔的业余演员, 他们在戏园子里登台献艺, 一时间秦腔在西安被搅热了、沸腾了。

从端阳门往南的这条商业街为柏树林, 街道两边商铺林立, 戏园子正对着文艺路, 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乐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陕西省京剧团等众多文艺团体汇聚在这里。这条大约几里的短程路, 就有近十家十分红火的秦腔茶园子。

茶园的出现, 唤回了曾经的艺人, 让他们重操旧业、再登舞台, 茶园子成了他们施展才情、与观众互动的最好舞台, 在某种程度上让秦腔得以继承和发展。常到茶园表演的演员, 一般为改行的专业演员或优秀的业余演员, 也有在业的专业演员应邀演出。演出时, 演员与乐队都很投入, 演员一板一眼, 字正腔圆, 乐师演奏娴熟, 余音绕梁。当时在茶园子里演出的多为女性, 如果男女对唱, 则由女演员来反串。虽然行当不全, 但经典唱段很丰富, 甚至能听到一些鲜见的唱腔老调, 实属珍贵。

后来随着茶园越来越红火, 男演员也逐渐多了起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茶园没有固定的演员, 大家都在茶园里轮流赶场子, 演唱者唱完就走, 行色匆匆地去赶另几个场子, 也有从外地赶来的演员陆续加入。

茶园风靡古城, 热闹非凡, 痴迷于秦腔的我, 也就成了茶园子的常客, 茶园成为我尽情把戏过瘾的地方, 一天不唱心都发慌。

二〇〇〇年初秋,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结识了一位热爱秦腔的新加坡籍陕西乡党, 他在西安大南门外城墙脚下开了个亚童梦国大茶园, 规模之大、环境之美, 可以说在西安城数一数二。谈起秦腔, 我们很投缘, 大家一拍即合, 于是将他投资上千万元的地方改为了高端的秦腔表演茶园。外观似绿色昆虫的一千六百平方米的场所, 室内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 幽静的竹林旁摆放着功夫茶台, 还有古筝演奏音相伴。曾经的演艺台被我布置成了较为专业的秦腔大舞台, 音响灯光全是由省戏曲研究院的专业人员设置的。每晚我们都会邀请几位著名秦腔演员登台表演。演出节目可谓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 喜闻乐见。生意红红火火, 观众络绎不绝。当时, 还与旅游部门合作, 经常有国内外的游客到这里观看秦腔演出。一时间, 红火的亚童梦国大茶园成了西安市的一大热点, 媒体还以《朱佩君和她的亚童梦国》为题, 做过专题报道。转眼, 这已是十八年前的事了。

二〇〇五年, 我随一作家采风团回家乡参加活动, 热情的西安企业家王君为我们安排了一次秦腔听戏, 还特别邀请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著名须生刘随社、花脸胡林焕两位艺术家来表演。之前北京的很多老师对我过去的经历并不很了解, 更不知道我曾唱过秦腔, 我们在秦腔刚刚落座, 猛的, 我被人一下子搂住, 她说道: “你个货, 好几年都没见了, 你到底在哪个园子里唱呢?” 我扭过头一看, 差点笑出声来, 原来是我省艺校的同学, “伙儿, 一会儿叫你的这些朋友给我搭些红, 等你唱时颖再给你联红。”作家老师们好奇的眼光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把唐装高耸的领子往上提了一下, 以缓解尴尬的气氛。这时, 从门口又走来一位着装时髦、风风火火的秦腔女子, 她边走向我, 边有点指责地说: “哎! 伙, 这么多朋友你不带到咱自己的园子, 在人家这送钱!” “嘿嘿, 原来又是老相识, 我急忙起身迎上去与她拥抱。在场的作家老师们看出了些端倪, 交头接耳地说: “小朱咋在西安的戏园子里有这么多人呢?” 这时, 坐在对面画成花脸的演员胡林焕说: “其实朱秘书长先前在我们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团工作, 她很会演戏, 是一位很好的演员, 后来调到北京高就了, 所以才离开了舞台。”哈哈, 神秘的面纱被掀开了, 也没啥可隐藏的, 是的, 我爱秦腔, 我因为唱过秦腔而骄傲! 在作家老师们的强烈要求下, 我有些激动地走上了舞台, 一段激情饱满的《杨门女将》中余太君的尖板: “一句话恼得我火燃双鬓……”在茶园唱响, 洪亮的唱腔、热情的掌声在茶园久久回荡。

还是那熟悉的茶园, 还是那熟悉的舞台, 还是那熟悉的乐队, 还是那熟悉的秦腔人, 一切都那么亲切温暖……

灯下漫笔

故乡的秋天

周火雄

行走在柏油路上, 梅城路旁的梧桐在窸窣窸窣地窃窃私语。嫩黄的花朵正在兴头, 开得轰轰烈烈, 成簇成片, 那颜色惹人遐想, 像熟透的豌豆和混合着芝麻的饼香, 在晚风中飘荡……

夜晚被月光勾画得有些朦胧。行走在游园的树林中, 树荫片片, 月光点点, 不由想起了故乡的秋。

故乡的秋是浓郁的茶香。水车静泊在岸畔, 荷塘安静地映照着天空, 荷花凋谢了, 莲叶仍然青碧, 晚秋的青蛙有些迟钝, 没有了蛙鸣, 听到脚步却是“咚”的一声水响, 涟漪一层层荡漾, 仿佛少女嫩绿的裙摆。我更喜欢夏天的荷, 一叶叶, 一杆杆, 一片片, 它们相亲相抚, 沙沙作响, 让人觉得夏日是绿的、缠绵的。这清幽铺展的绿, 颤动的随风起舞的绿, 偶尔一点红一点白点缀的绿, 延展向原野深处, 扑啦啦一响, 把飞翔的秧鸡染得蓝盈盈、绿油油。

故乡的秋是浓郁的茶香。一畦畦秋茶在天光下荡漾。阳光朗照着它们, 浅浅的光晕里, 那新嫩的叶儿颤颤地抖动, 动与静之间, 是一种朦胧。金色的翅膀倏忽飞起, 一声轻响, 哦, 是蜜蜂的影子。狗尾草已经很高了, 茎

有些胖, 记得春日它是微胖的, 孕穗低垂在风中。

故乡的秋飘散着粮食的芳香。金色的沉甸甸的稻谷铺满土地, 稻穗划过秋空, 一缕优美的弧线, 仿如走过人生的岁月。当我已不再年少的时候, 我知道, 每一穗稻子都印着父辈的指纹, 是一个粗粝的梦还是窠臼? 祖母的米把在昨日的梦中, 嫩嫩的白, 甜甜的香, 上面还有筷子点上去的印, 水嫩的印精致灵巧。

曾经对于食物我是怎样的渴求, 饥肠辘辘, 记录着那些艰苦的岁月。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 我空着肚子, 一路步行着从十里外的高中学校赶回家。回家是为了背米, 一个星期一袋, 五斤半, 没有半粒多余的, 也少不得一两半两, 否则肚子扛不过去。

母亲不在家。我赶到刚刚分下来的责任田里, 只见母亲在给稻谷打药。那是分田到户的第一年, 母亲没有经验, 以为铆足劲多下肥就可以粮食丰收, 养活几个正在读书的儿女。稻谷进入灌浆期, 稻穗显出了金黄, 它们一日日弯下腰, 好不叫人喜欢。那些日子母亲总往稻田跑, 年近八十的爷爷也欢喜